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全解卷四　　宋　陳祥道　撰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道德之原出於天而其說始於古老子之言道德躬因之而已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老子之言有言古之善為士者有言古之為道德者有言古之所謂曲則全者有言執古之道以御今者則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可知矣信則有之也好則不特知之而已故孔子比焉聖人之於人將自明之則自尊而卑之所以信其言於後世孔子之竊比於我老彭尊之所以信其言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之謂也好古敏以求之信而好古之謂也蓋聖人達而在上則帝王天子之德而有所作窮而在下則元聖素王之道而不敢作不敢作則信而好古而已有所作則不特自信而又人信不特好古而又稽而行之

也然孔子之作春秋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故其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與夫不知而作者多矣諸子之學有不知而作之者有不知无德而作之者又有不知先王之法既已致隆而或苟作之者皆在所棄焉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唐虞成周未有懼之者此聖人所以有作也彭之言行於傳无道豈古之彭祖者乎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而識之德也學而不厭知也誨人不倦仁也時之人道聽而塗說皆德之棄非所謂默而識之也或畫焉或願息焉非所謂學而不厭也或先傳而後倦非所謂誨人不倦也故特自成而已蓋學在已故言厭誨在人故言倦叔向曰求善不厭施舍不倦揚子曰事不厭教不倦合而言之則厭與倦皆在已而已故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

德在內者也不修則不充學在外者也不講則不明聞義不能徙則善不備不善不能改則行不完皆孔子所憂者也然樂而不憂所以處己憂而不樂所以與人同樂以忘憂處己者也樂天知命憂之不與人同者也德之修然後能講學學之講然後能徙義德之修學之講未能無不善改之而已孔子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而終之以過則勿憚改

與此全意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人之情矜慎於行禮之際其不失禮也易優游於無事之際其不失禮也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非夫盛德之至孰與此哉申申言肆而不曲夭夭言不以老壯自居於子之燕居縱言肆猶至於禮而不屈也居不容不以老壯自居也肆而不屈則直不以老壯自居則和所謂居不容燕居告溫溫知夭夭

之謂也禮記有言仲尼燕居有言孔子閒居葢退朝

曰燕居燕曰閒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形接為事神遇為夢事見於有為夢出於有思孔子

之盛時嘗欲有大勳勞於天下而思周公之所為故

夢見之及其衰也知時命不我與而不復思周公所

為故不復夢見之高宗之夢傅說文王之夢臧丈人

其出於有思亦如此莊周曰古之真人不夢何也真

人以性言聖人以德言性則入而冥道故無夢德則出而經世故有夢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揚子之言道德仁則合異以為同故曰道德仁人得之以人之天也老子之言道德仁則散同以為異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其實一也葢道則無體故志之而已德則有體故可據據德所以立己依仁所以行己禮體此者也義宜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

誠此者也言道德仁則義智信舉矣道德仁君子之務本藝則君子之餘事周官司徒教萬民以六德六行然後繼之以六藝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行然後保氏教之以六藝則藝豈君子所先哉特游之而已少儀曰士依於德游於藝何謂依於仁曰德之所愛者仁也其所以制者義也愛則近於厚制則近於薄君子處其厚故依於仁不依於義此所以在此無惡在彼無射也今夫已之子與兄之子均在所愛也孔

子則以其子妻公治長以兄之子妻南容此依於仁而施於親親者也已之與人均在所責也孔子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此依乎仁而施乎人者也君臣之分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孔子於魯不欲苟去必欲以微罪行孟子於齊不欲速行必至三宿然後出晝此依乎仁而施乎君者也然則君子之於仁奚所處而不依哉此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然此言依於仁禮記言依於德仁即是德故也此言志於道

孟子言志於仁者仁即是道故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之者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則行束脩淑艾者也自私淑以上未嘗無誨則四者可知矣君子之於人常患其所不學而不倦其所教其於教也常恕其所不足而不嚴其科故潔已以進者孔子未嘗不與以是心至者孟子未嘗不受則行束脩以上豈

或遺之哉然孔子不見孺悲孟子不見滕更非不教也不屑之教也束脩與禮記穀梁所謂束脩之問者意似同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在氣悱在心氣不憤不能誠心悶故不啓心不悱不能誠心辨故不發啓之發之則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此又惡其不思也葢啟所以開之發所以

示之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欲其思而自得也蓋君子之於人能道之以善而不能使之自得猶夫匠之於人能與之規矩而不能使之巧故性與天道子貢所不得聞鬼神與死子路所不得聞豈非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哉禮記曰開而不達則思孟子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之謂也然此言學者之道而已鄙夫問於我叩兩端而竭焉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天之道陰陽不同時則當喪而飽者逆道也人之理哀樂不同日則哭日而歌者逆理也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況食之飽乎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巷不歌況哭之日歌乎禮曰哭日不歌弔於人是日不樂又曰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非禮也孔子所以未嘗飽與不歌者執禮故也古之人哀樂歌哭同日者惟祭而已故禮記曰祭之日哀與樂半周禮女巫曰邦之大烖歌哭而請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學不至於不惑不可以語去就之義行不至於不惑不可以言廢興之命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孔子能之葢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用舍不累於一身其流止不失其為淵其所謂明明在上亦山雎也闇在下亦山雎也夫豈以感行之通窮居之塞而為

之加損榮醜哉此所以爲孔顔也子路以孔子稱顔回故問之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答之以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所以戒其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所以教其怯也子路聞乘桴浮於海則喜非所謂臨事而懼有父兄在聞斯行之非所謂好謀而成此所以無所取材也兵法曰勇之爲將乃萬分之一又曰謀者違害而就利則行三軍者其可懼哉孟施舍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臨事而懼者也方叔

元老克壯其猶好謀而成者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在天所好在己在天者不可以求在己者可以自樂故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執鞭之士其位則卑其職則賤周官條狼氏之類也孔子之欲富豈如是之甚哉以為在天者不可以求凡以與民同患而已然言富而不及貴者

以其為利所在故也

子之所慎齋戰疾

齋必有明衣布齋必變食慎齋也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慎戰也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慎疾也慎齋故祭則受福慎戰故戰則克慎疾則命受其正慎齋所以仁鬼神慎戰所以仁民慎疾所以仁已此先齋戰而後疾禮記言祭戰而不及疾者仁已之事雖聖人所慎亦非其所先也聖

人之所慎非止此三者而已特舉其重故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有盡美然後知天下之謂美者斯不美矣有盡善然後知天下之謂善者斯不善矣韶之為樂盡善孔子聞之故將忘天下之為美善者又況肉味哉魏侯聽古樂惟欲卧齊宣王不好先王之樂此真樂鷄以鐘鼓載飈以車馬也豈知孔子樂韶之意哉司馬遷曰聞韶三月學之然孔子之樂韶器尚矣其在齊則感

其仁聲而已非學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聖人之行有浮於言而言未嘗不顧於行故觀其所言足以知其所為此子貢所以問夷齊之事而知其所以不為衛君也蓋兄弟之讓則仁父子之爭則不仁孔子善夷齊之仁而惡衛君之不仁此所以知其

不為也子貢疑孔子之為衛君孟子則謂智足以知聖人子貢之知出類拔萃而已至於不為衛君則不知也孔子以夷齊為賢人孟子以夷齊為聖人者以伯夷為聖即能化而言也以夷齊為賢以明己之集大成者亦賢而已此孔子不居聖之意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貧與賤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故飯疏飲

水曲肱而枕樂亦在其中富與貴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故不義富貴於我如浮雲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神無方也非精義則不可入易無體也非知命不可以學聖人入而為天之所為故無過出而為人之所為則不能無過孔子五十而學易則為天之所為故可以無大過矣可以無大過則於過之小者有所不免蓋七十而從心然後無過矣易曰敦復无悔是

也聖人之於易必以五十而後學然必云五十者制行以人不以己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不言詩書則無以教人不言禮則無以明分故子所雅言者詩書也執而不敢議者禮也言詩書而不及樂與春秋易者蓋德不全者不可道之以樂志不定者不可發之以春秋不知命者不可申之以易也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亦猶是也孔子之於言有所雅言

有所不言有所罕言其趣雖不同亦各適其理而已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非不知對不足對也

蓋曰以孔子之道對葉公是語蛙以海樂鷄以韶適滋以惑也孔子曰女奚不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蓋曰奚不俯其言而對之以此也孔子

之於道非學也非不學也以為非學則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以為非不學則我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非學也所以學人異非不學也所以學人同

子不語怪力亂神

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怪力亂神非不言也不語於人而已不語怪力則所語者常與德也不語亂神則所語者治與人也怪之為害不若力力之為害不若亂

怪力亂人之所爲故先之神則非人之所爲故後之
楊子曰神又茫茫聖人曼云則不語神之謂也李究
曰力不由理爲怪力神不由正爲亂神誤矣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
善者吾師也不善者亦吾師也師其不善所以自修
此所以三人行必有我師也若夫師其善而不師其
不善則內無以自省外無以自觀其欲至於君子難

矣然則不善之師其可忽哉老子以强梁爲敎父釋

氏以邪盜之類爲人師亦此意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於桓魋之暴則曰天生德於予於匡則曰天之

未喪斯文蓋德所以足乎已而君子之所獨文所以

化於人而天下之所同故於桓魋則危疑而已故稱

在已者而歸之於命於匡有死之道故稱在人者而

歸之於時以明桓魋不能害天之命匡人不能易天

之時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王莽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奚德哉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孔子之誨人其不倦仁也其無隱忠也不倦與先傳後倦者異矣無隱與教人不盡其才者異矣惟其開而不達引而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再三瀆則不告此弟子所以疑其隱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忠信所以成終始也學由中出故以文為餘事教自外入故以文為先務乾九三先之以忠信進德所以成始孔子之四教後之以忠信所以成終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虚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有常者能常而已非可欲者也故不足於善人善人能

為可欲而已非充實者也故不足於君子君子充實而已非大而化之者也故不足於聖人有常可與共學者也善人可與適道者也君子可與立者也聖人可與權者也聖人不可得則思君子善人不可得則思有常詩之子衿先子衿而繼之以子佩素冠先素冠而繼之以素韠褰裳先他人而繼之以他士凡皆思其次者而已亦此意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孟子以琴張曾皙牧皮為狂以不屑不潔

之士為狷則狂可以為善狷者有恒而已若夫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此易所謂不恒其德也蓋虛非亡也特未盈而已約非虛也特約之而已亡而為有甚於虛而為盈虛而為盈甚於約而為泰其序如此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釣與弋君子與人同不綱不射宿君子與人異君子於物愛之弗仁其愛之也不綱不射宿其弗仁也不

免於鈎弋孔子窮而在下其不忍如此使達而在上則其仁可知也春秋時有干戈相尋屠城滅國舉無噍類況有鈎而不綱者乎有以乘人之阨掩人不備而襲之況有弋不射宿者乎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君子之於學也遠則聞而知之近則見而知之多聞患於不能擇能擇則知所從多見患於不能識能識

則知所辨此特知之而已吾道一以貫之則知之上也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則知之次者學者之事也曾子子貢皆聞一貫於孔子曾子能唯而不能辨子貢知聽而不知問則知之上者聖人之事也然此未離乎知而已乃若離一以至於無始去知以至於無知則又聖人之妙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聖人不以能病人而常待之以恕故潔已以進者在所與不以智逆物而常繼之以義故於往在所不保與其潔故子路變服而至則教之不保其往故宰予與辭於後則聽之門人不知而惑於童子之見孔子示之以唯何甚則不與其潔者甚於所擇也保其往者甚於所逆也孔子不為已甚故韓愈曰言辭之不則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也孟子之設科來者不拒廋則不得亦此意與與其潔則所謂汚

者斯不與矣不保其往則親於其身為不善者斯拒之矣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周公之過以親也孔子之過以君也過于厚者也過

於厚以人知之為幸過於薄以人不知為幸故曰古之君子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樂者人情之所不免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孔子于韶則忘味于歌之善則和樂得其道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行者君子之務本文者君子之餘事與其行不足而

文有餘不若行有餘而文不足今吾於文也不特猶人而已然躬行君子未之有得則是行不足而文有餘也蓋時之人與其文不究其實而不知其非故孔子自謂如此以救其獘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聖者天道之至仁者人道之至語仁之末成名雖管仲子產亦可謂之仁人語仁之成名雖孔子有所不

敢孔子之所不敢非不敢也不居之而已孔子以為不厭誨不倦為非聖賜亦或以為既聖或以為不能學者不厭不倦聖人之所為而學者之所難也不曰學之不厭而曰為之不厭者蓋曰仁聖之成名我不敢居特為仁聖之事而已為仁聖之事故學不足以言之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疾與病合則一別則異周官疾醫言疾病獸醫則言病以人易知雖疾可見獸不易察病而後知是疾輕於病子疾病疾而後至於病君子於神祇未疾則禱衆人於神祇未疾則不禱既疾則禱未疾而禱禱之以正直既疾而禱禱之以祭享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禱之以祭享是貳之也孔子之疾不禱无妄之疾勿藥可也春秋之時楚昭王之疾不禱於河齊侯之疾欲誅祝史賢否可知矣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奢則僭故失之不孫儉則約故失之固不孫則其害大固則其害小老子於奢則去之于儉則寶之管仲之奢孔子以為不知禮晏子之儉曾子以為知禮此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孫也寧固然二者皆非中道以曹風之奢魏晉之儉皆詩人所刺也孔子言寧儉寧固與愚狂狷同意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作德心逸日休故坦蕩蕩作僞心勞日拙故長戚戚君子居易以俟命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故有終身之樂而無一日之憂小人行險以徼幸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故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旦之樂此坦蕩蕩長戚戚所以不同也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是亦君子之所謂坦蕩蕩也蓋溫而不厲過於柔威而猛過於剛恭而不安過於巽子夏曰即之溫聽其言厲

温而厲也禮曰温而愛威而不猛也子曰與人恭而有禮恭而安也温而厲威而不猛則成義以仁恭而安則行與以禮仁而後義義而後禮事辭之序也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不累於厚利故三以天下讓不累於名高故民無得

而稱此所以為至德太伯之讓則國也三以天下讓者以文王之聖有得天下之道故也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又曰文王肇禋惟周之禎則文王有得天下之道也固矣後世伯夷之遜孤竹季札之遜吳國魯隱之遜桓公宋穆之遜與夷燕噲之遜子之韋元成之遜弟勝東海王強之遜弟陽鄧彪之遜弟荊丁鴻之遜弟盛劉愷之遜弟憲凡是者多矣若伯夷季札則猶義者也餘則矯異以取一時之名而已

豈君子之所與哉然援於突忽之兄弟剬輒之父子

其有間矣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

而無禮則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則所

謂無禮者不學之敝恭慎勇直出於德性而德性本

於道學有是德性而無禮以節之故恭則不安而勞

慎則過思而葸勇則至於悖亂直則至於絞迫脅肩諂笑病於夏畦恭而無禮則勞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而無禮則絞也葸猶荀卿所謂諰諰然也絞猶詩傳所謂絢絞也禮曰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則無禮不特不中禮而已蓋恭慎則不及必跂而進於禮勇直則過必抑而就於禮禮以仁厚為質而已故繼之以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禮曰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

其為故詩曰親親以睦故舊不遺周官八政統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馭以親親則民莫遺其親馭以敬故則民莫慢其故莫遺其親則興於仁也莫慢其故則不偷矣後世不知親親而角弓之怨興不知敬故而谷風之刺作欲民免於無禮其可得乎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孔子以不敢毀傷為孝

樂正子以傷足爲憂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葢賢者之保身猶之乎諸侯之保國也故曾子取此詩以明己之孝孝經取此詩以爲諸侯之孝也先啓足而後體者便於侍疾者故也禮曰曾元曾申坐於足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

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道無乎不在物無乎非道故默而成之於性命之理

道也揮而散之於容貌辭氣亦道也蓋恭敬達之於

容貌則無暴慢之容貌矣誠信達之於顔色則無詐

諂之顔色矣忠順達之於辭氣則無鄙倍之辭氣矣

於顔色言近信則容貌近禮辭氣近和可知於容貌

言遠暴慢於辭氣言遠鄙倍則顔色遠誕謾可知禮

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顔色順辭令又曰君子

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與此同意人道本也事末也末在人本在仁君子則事道有司則事事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所以告孟敬子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能言其才多言其學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其資人者也有諸已而若無充實而若虛其處已者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則學愈博有若無實若

虛則德愈充犯而不校則恕矣以能問於不能至實若虛不伐善者能之犯而不校不遷怒者能之則曾子所謂吾友者顔子而已孔子曰以直報怨顔子犯而不校者蓋犯非必怨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託言其所恃寄言其所付六尺之孤其責重故言託百里之命其責輕故言寄老莊皆曰貴以身爲天下

乃可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寄天下則貴者不辱其身而其德尊愛者不危其身而其德殺於德尊者言託於德殺者言寄是託於寄為重寄於託為輕通而言之則一也故寓公於喪服傳曰寄公於君孟子則曰託於諸侯可以託六尺之孤仁也可以寄百里之命義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忠也苟非君子孰能與此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

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士不可以不尚志不可以不弘毅弘則張大而有容毅則致果而有濟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蓋人生莫不有剛大之氣患乎不能尚志以帥之尚志以帥之則弘可以致至大毅可以致至剛故能任重而道遠禮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至此所以不可不弘毅也詩曰惟仲山甫不侮矜寡不畏强禦德輶如毛惟仲山甫舉之則不侮矜寡弘也不畏

強禦毅也惟仲山甫舉之任重也記曰斃而已矣荀卿曰生乎由是道死乎由是道遠之謂也坤言厚德載物乾言自强不息則任重者地道遠者天道充弘毅至此則大人之事備孟子於士尚志則兼仁義言之此則言仁不及義者仁者義之本故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學始於言故興於詩中於行故立於禮終於德故成於樂禮樂者成人之事詩者養蒙之具孔子之於小

子則曰何莫學夫詩於成人則曰文之以禮樂此禮所謂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者也然興於詩非不學禮也特不可謂之立立於禮非不知樂也特不可謂之成禮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學記之教人亦先之以安絃𢾾之教胄子亦先之以樂於此言成於樂則樂者學之所終始也惟其禮樂皆得謂之有德然後為修之至矣荀子曰學

始於誦詩終於讀禮是可以與立也以為學止乎此則末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聖人制行以人不以已議道以已不以人以人不以已故禮方而卑所以廣業而其仁顯以已不以人故智圓而神所以崇德而其用藏顯故民可使由之藏故不可使知之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是也惟其不知故不可使

知之不可使知之而必其知則是以已之所能者病人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雖至於折骨絶筋亦無益也此所以有餘不敢盡也若夫老子所謂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莊子曰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則進於此矣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子路好勇矣然衣敝緼袍而不疾貧故不爲亂商工開疾貧矣然力弱而不好勇亦不爲亂好勇而不疾

貧則未必為亂貧而不好勇則不能為亂故曰好勇疾貧亂也夫鳥窮則搏獸窮則攫馬窮則逸人窮則詐故於不仁者刻核太至則不肖之心應之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蓋不仁者非不疾之疾之不可已甚孔子之不為已甚老子之言去甚者此也疾不仁者義也不至於已甚者智也兵法曰寇窮勿追亦此意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之美者莫過於周公行之醜者莫甚於驕吝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猶不足觀又況才美下此者乎蓋君子以禮存心故不驕以仁存心故不吝小人以驕滅敬而忘禮以吝滅愛而忘仁忘禮與仁非所謂有德者也其何以觀之哉荀卿曰弓調然後求勁馬服然後求良士信慤然後求智能士不信慤而多智能譬之豺狼不可以身近之亦此意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米以不失穀為善人以不失性為仁善為仁之體仁為善之用孟子以五穀譬仁則穀者仁之實也君子之學一年則論學取友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若夫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三年學其可以至穀哉此所以樂其自强不息也莊周曰美成在久荀卿曰真積力久則入此之謂也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蓋謂誘之而已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

篤信則於道不疑好學則於道不厭守死善道則於道不變學至於此然後知廢興之有命去就之有義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故君子體龍之潛升以為德體鳳之顯隱以為行邦有道則以道狥身而行邦無道則以身徇道而隱此所謂當治世而不避其任遭亂世而不為苟存然有是言也而言之不必信有是行也而行之不必果故

孔子於公山佛肹之召則欲往於衛君之亂則欲入環轍天下卒老於行而未嘗隱苟非體常盡變孰能與此哉

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

於可仕之時而無可仕之道貧且賤焉耻也於可退之時而無必退之志富且貴焉耻也孔子曰邦有道穀耻也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與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同一意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大夫不在其政而謀其政則謂之犯分居官不在其政而謀其政則謂之侵官此易所以言思不出其位而孔子所以言各司其局此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若夫在天則春夏秋冬不相易時在地則東西南北不相易方在人則耳目口鼻不相易用至於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大至於天地之理小至於言語之儀其定分也猶且不可犯又況不在其

位而謀其政哉韓之典冠者加昭侯以衣非不愛君也不免越職之誅晉之將中軍者將載厲公以車非不憂君也不免侵冒之責故庖人雖廢職而尸祝者不可以代御者雖非良而驂乘者不可以呼此孔子嘗為乘田則曰牛羊茁壯長而已嘗為委吏則曰會計當而已曾子不與越寇之事孟子不以為罪陽處父易中軍之班春秋以為罪其以此歟然則於田常之亂孔子不在其位而請討季氏之旅孔子不在其

位而欲救之者盖田常之亂盡人可討季氏之旅唯
告冉有而已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治汚謂之汚治弊謂之弊治荒謂之荒治亂謂之亂
關雎嘗亂矣師摯之始其亂而正之故師摯之始關
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書曰聖謨洋洋禮曰鬼神洋
洋乎在其上史曰洋洋乎美德役羣衆則洋洋盛美
之辭師摯之始關雎之亂而孔子美之及其適齊而

嘆之則其賢可知矣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狂則進取而無節者也侗則游移而無守者也悾則虚中而無實者也無節而直無守而愿無實而信嘆未善也猶出於誠未善而無誠則非君子所與也孔子所以深非而曰吾不知之矣人之生也悾侗顓蒙則悾而後侗侗而後狂於此則先狂而後侗與悾者蓋狂者進取善也狂未以為善也以其未善而猶不

直則其反常度甚矣子張色取仁而行違其狂而不直者與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用殆於學其能有得乎此文武所以汲汲仲尼所以皇皇也孔子之門人猶有冉有之自晝子貢之願息宰予之晝寢時之殆於學者多矣故孔子言此以警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言成功之高大也有天下而不與焉者如堯之無為而治者也無為而治者君子之道故孟子曰君哉舜也孟氏先堯後舜此先舜禹而後堯何也先堯後舜者堯舜先後之序也先舜禹而後堯者以舜禹之有天下本於堯故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天任理人任情任理則大而公任情則小而私堯之

為君子不私其天下則大而公焉故曰唯天為大唯
堯則之易曰大哉乾元傳曰無為為之謂天葢大而
公然後能無為則無不為矣堯之則天至於蕩蕩乎
民無能名無為也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
無不為也民無能名故謂之帝其有成功故謂之放
勳其有文章故謂之重華然堯之則天之大非美而
未大也則天者天之合也舜似堯為美而未大堯自
以為人之不合者葢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嘉懦弱而

哀婦人此特堯之緒餘故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前乎堯者則其象而已後乎堯者順其則而已故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堯舜之時野無遺賢而舜之治天下者五人而已文之時濟濟多士武之

亂臣十人而已故孔子嘆其才難也考之孟子五臣則禹稷契臯陶伯益是也考之書則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是也書稱虢叔五人之外周公太公召公畢公而已馬融以滎公與焉非也子無臣母之義則所謂婦人者邑姜而已馬融以為文母非也萇弘曰十人同德周以興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有君民之大德故三分天下有其二有事君之小心故猶服事殷如此則不以利累名不以私累實其德不可以有加矣此所以為至德也不謂文王之至德而曰周之至德者以明周之世世修德若文王也易曰周之盛德而此曰至德自其衰世言之則曰盛德自其以服事殷言之則曰至德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

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厚飲食美衣服崇宮室人之情也菲而致孝乎鬼神

惡而致美乎黻冕卑而盡力乎溝洫所以仁鬼神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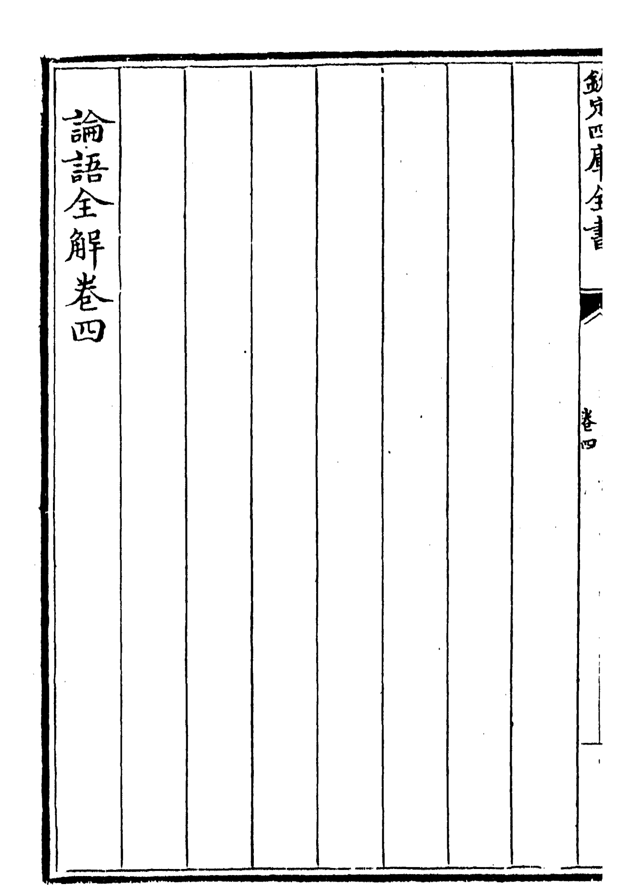
民也仁者盡人道而已人道盡則無間矣易乾元言

大哉亨言大亨利言大利坤元言至哉柔言至柔靜

言至靜堯以德而帝天道也故稱大哉文王以業而

王地道也故稱至德帝道成於堯舜王道成於文武

曰帝王之道而無間者禹而已故言禹終之



論語全解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全解卷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王鉽

謄録監生臣王鍾岱

論語全解卷五

宋　陳祥道　撰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仁人道也命天道也利則和同天人之際者也仁命人所難知利人所難為智足以及此無事於言智不足以及此無足以與言所以罕言也天之所利年飢不足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况於人乎故解言之以利

人所難為故也孔子於利罕言孟子於利不言蓋罕
言者利之本不言者利之末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
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顏閔之徒或以德行稱或以政事稱或以文學稱或
以言語稱皆其所以成名也孔子無所不學而人莫
名其所以學無所不知而人莫名其所以知則無所
成名也聖人之於天下方其人之知我也則承之以

謙若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方其人
之不知我則高其言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下
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孔子所以執御而不執
射者以達巷黨人之知我故也孟子於公孫丑之言
既聖則曰惡是何言於距楊墨則曰予欲承三聖其
抑揚高下亦若是而已射與御皆藝也古者男子之
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不能者則辭以負薪

之憂周官六藝先射而後御詩之叔于田先善射而後良御則射者古之所尤重也孔子於射不敢執而曰執御者謙之至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先王制禮之設為泰不為儉為泰不為恭用可以儉雖禮有所不行行在乎恭雖從有所不從故衆儉則從儉衆泰則從禮從衆者義也從禮者理也義者禮

之權理者禮之經知禮之經則考之先王而不謬知禮之權則推於當世而可行三代之所以因革損益者亦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聖人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以誠而已毋意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而已毋必也可以止則止可以仕則仕趣時而已毋固也視人如我視我如人非特克已而已毋我也莊子曰于羊棄意聖人不必至

人無已此之謂也雖然毋意也有所謂意易曰立象以盡意是也毋必也有所謂必名之必可言是也毋固也有所謂固君子固窮是也毋我也有所謂我以我為隱乎是也五行之性惟火為能毋我而火於五臟主神此毋我者聖人之妙用故於後言之毋者禁止之辭也孔子之於四者非無也特止而不為爾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

予何

聖人之勇能無懼如畏於三軍孟施舍之勇能無懼而畏於三軍聖人於内能無懼於外不能無畏聖人無懼而畏如孟施舍同其所以無懼與孟施舍異若孟子不動心與告子同其所以不動心與告子異老子曰人之所畏不敢不畏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文王至於孔子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道德者本也藝能者末也有其本而輔之以末則不害為君子若事其末而忘其本則不免為衆人周公之多才多藝與孔子之多能則多能亦聖人之所不廢而非其所先也聖人之於天下能圓能方能短能

長流之斯為川塞之斯為淵升則雲潛則淵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之謂智太宰見之謂多能不亦宜乎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聖人之於人患其不能學不倦其所教患其不能問不隱其所答互鄉童子之進則與之而不拒鄙夫之問則叩兩端而竭焉葢智及之而誠不至聖人答之以略智不及而誠至焉聖人告之以詳故於舉一隅

不以三隅反者不竭兩端於竭兩端者不舉一隅此稱物平施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君子以仁存心故見齊衰者則不忍以禮存心故見衣裳者則不慢以誠存心故見瞽者則不欺見之雖少必作於長者敬之可知矣過之必趨於與處者敬

之可知矣見之過之而未必狎見齊衰雖褻必以貌見冕與瞽雖狎必變夫子居鄉之容也

顔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巳

仰之彌高故不可階而升鑽之彌堅故不得其門而入瞻之在前故隨之不見其後忽焉在後故迎之不見其前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聖也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神也神與聖聖人之所獨文與禮天下之所同聖人以所獨者處己以所同者誘人博我以文使之窮理約我以禮使之盡性此所謂步亦步趨亦趨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所謂夫子奔逸絶塵而瞠乎其後揚子曰顔子得其行未得其所以行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

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而孔子以為欺天夫子之死門人欲葬以三代之禮而君子不以為非禮門人欲厚葬之者義也孔子不敢厚葬之禮也夫詐則不誠欺則不忠不誠則無以行已不忠則無以事天故於已言詐於天言忠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君子未嘗不欲仕惡不由道美玉未嘗不欲沽惡不待賈沽之所以行其義待賈所以珍其道行其義則不失人珍其道則不失已易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揚子曰珍其貨而後市與此同意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孔子於禮不敢議執之而已於樂不敢作正之而已

季札時豳不居末而次齊秦不次唐而次豳魏不次齊而次秦陳不次秦而次唐國風如此雅頌可知孔子所以亟正之左傳哀公十一年孔子在衛魯人召之乃歸其自衛反魯之時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天下之物無日而不禪無時而不移雖天地不能逃

其變舟壑不能固其藏造化密移疇覺之哉此孔子所以有川上之嘆也此即物觀之而已即理以觀之則流者未嘗流逝者未嘗逝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為譬則學也地譬則性也因性以為學亦猶因地以為山山幾成而敗則功雖多而志不足故曰吾止也

為山也未成而進則功不多而志有餘故曰吾往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春秋傳曰君子惡惡也疾始而善善也樂終為善有始而鮮終豈君子所樂哉此孔子所以惡冉求之畫而與童子之進也孟子曰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又曰仁亦在熟之而已苟為不熟不如荑稗荀卿曰由垤而進吾與也由丘而止吾已矣自發一矢不足以為善射千里之行一步不至不足以為善馬與此同意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回語之而不惰勤而行之者也餘則語之而惰若存若亡者也葢於孔子之言無所不悅故能不惰彼予之晝寢求之自晝賜之願息其能無所不悅哉夫子所以獨稱回也於語則不惰於言則不違惟不惰所以能潛心惟不違所以能具體記有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不惰之說也莊子曰回坐忘矣蓋不違之説

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如有所立其進也欲罷不能未見其止也使回不死而充其庶幾之資則其為聖也何有記曰向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回之謂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以夫秀而不實者有以夫

詩稱種之黄茂而至於實發實秀苗而秀者也實發

實秀至於實穎實栗秀而實者也古之人以學譬實以善譬穀則苗者可欲之善與之之時也秀者有諸已之信立之之時也實者充實之美成之之時也管子曰夫方其始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其成也由由乎何其君子也眴眴者苗也莊莊者秀也由由者實也孔子之時學者多止而不知君子也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曾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人之性莫不秉彝而好德人之情莫不好順而惡逆

以其秉彛而好徳故法語之言不能無從然物或害之患不能改故改之為美以其好順而惡逆故巽與之言不能不恱然不以道患不能繹故繹之為貴昔惠王於孟子之言亦曰仁義而已是法語之言不能無從而不改幽王於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是巽與之言不能無恱也然而不繹此惠王所以終於不仁幽王所以終於無道也孔子所謂訓恪人言法語之言也伊尹所謂有言遜于女志巽與之言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三軍之所恃者帥也匹夫之可守者志也以匹夫視三軍不若三軍之衆以帥視志不若志之固故曰三軍可奪匹夫不可奪蓋見善明然後用心剛用心剛則心之所之者其鋭不可挫其固不可攻此所以可親而不可刼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也夫以死生之大猶不得與變又況窮通之小者乎故首陽

之飢不能降伯夷之志齊之卿相不能動孟子之心此儒行所謂身可危而志不可奪孟子曰志氣之帥也氣之帥本諸天三軍之帥本諸人本諸人者易奪本諸天者難奪此士所以貴尚其志也禮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勇或失於忮貧或失於貪求勇而不忮貧而不貪唯子路能之蓋懲忿則不忮窒慾則不求不忮者可以為仁而仁不止於不忮不求者可以為義而義不止於不求不忮不求子路終身誦之孔子抑之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以言是善可以為善而非成乎善者也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是仁義之道始於不忮不求而已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歲不寒無以知松栢事不難不足以見君子莊子曰受命於道唯松栢獨也又曰天寒既至霜露既降然後知松栢之茂也禮曰若松栢之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此所以譬君子之操也老子曰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傳曰疾風知勁草亂世識忠臣與此同意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知者自知不為物蔽故不惑仁者自得不為物役故不憂勇者自強不為物暴故不懼知者不惑亦有時而惑易曰或躍在淵是也仁者不憂亦有時而憂莊子曰仁人多憂是也勇者不懼亦有時而懼孔子曰臨事而懼是也此與中庸言知仁勇者學之序也憲問篇言仁智勇者道之序也禮運言知仁勇者用人之序也經傳所言皆先智而後勇書曰天乃錫王勇智禮曰以賢勇者興事立功蓋以勇為主故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子游子夏得其學故可與共學未得其所以學故未可與適道宰我子貢得其言故可與適道未得其所以言故未可與立顏回閔子得其行故可與立未得其所以行故未可與權可與權者聖人而已揚子曰

聖人固多變也唐棣則喻權之用室則喻權之道權者反而後合故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不知返者視邇以為逺故曰豈不爾思室是逺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逺之有以言權者性之所固有求諸己而已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道與之才聖人達之以為藝道與之貌聖人達之以

為儀前言執射執御聖人之藝也此言鄉黨之禮聖人之儀也然聖人之行禮不以居家者施之鄉不以居鄉者施之朝故於燕居則申申於鄉黨則恂恂於朝廟則便便凡皆異之以稱物同之以平施而已恂恂德性之謂也便便辯治之謂也鄉黨貴德信則遜而無所辨故似不能言朝廟貴辨而不可不敬故曰便便唯謹周禮司徒教民以孝友睦婣而繼之以任恤此鄉黨貴德信者也禮記言朝極辨此朝廷貴辨

治者也子入太廟每事問周禮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孟子謂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禮曰在朝言朝此便
便言唯謹爾也禮言庶子在宗廟之中如在外朝之
位此言夫子在宗廟朝廷皆便便言唯謹爾者也宗
廟朝廷之禮一也以孔子觀之色勃如足躩如入君
之門則鞠躬如不容執君之圭則鞠躬如不勝與上
大夫言則誾誾與下大夫言則侃侃動容周旋無不
中禮則禮之為用可知矣詩云攝以威儀威儀孔時

此之謂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侃侃和也誾誾敬也踧踖則恭而安與與則有相與之意下交不瀆故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上交不諂故與上大夫言誾誾如恭而失相與之意則不親有相與之意而不恭則不敬君在踧踖如也尊之也與與如也親之也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

也閔子以孔子交乎上者侍孔子冉有子貢以孔子交乎下者侍孔子此三子之賢所以不同也詩曰執爨踖踖我黍與與則踖踖者安而不遽與與者相與之謂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朝聘之禮主有擯賓有介公則擯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公則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擯有紹擯有

上擯介有衆介如此然後命有所傳情有所達而不相瀆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其容不特莊而已足躩如也其容不特重而已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其容不特恭而已孟子稱齊王勃然變乎色易以矍矍爲之不安則勃如色之變也躩如足之不定也夫擯進則揖遜退則不顧揖遜者難進也不顧者易退也聘禮公食大夫禮公既拜送然後言賓不顧皆擯者復命之辭周官掌訝詔其位入復及退如之

退亦入復所謂賔退必復命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立中門則嫌於自尊行履閾則嫌於自高過位過君

之位也勃如戰色如戰陣之色也足躩躩如有循旁緣而有循也禮曰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履閾立不中門行不履閾之謂也又曰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玉器操幣圭璧行不舉足如不勝之謂也玉藻曰執龜玉舉前曳踵躩躩如也儀禮曰執玉者惟周舒武舉前曳踵足躩躩如有循之謂也入公門如升堂如執圭故皆曰鞠躬如也過位如使擯故皆曰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復其位如君在故皆曰踧踖如也

沒階趨亦如君召使擯故皆曰趨進翼如也非夫動

容周旋咸德中禮之至者誰能至此

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享致其禮私覿致其情致其禮則尚敬致其情則尚

和故愉愉如也禮記言賓私覿私面致饔餼還圭璋

周禮司儀言私面私獻春秋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

伯以其良馬私面則私覿固有獻矣蓋言享則知私

覿之為獻言私覿則知享之為公互相備也然使而

私覿則禮也覿而私覿則非禮也故禮記曰朝覲大
夫之私覿非禮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
而出之
色未及緇為緅色過於緇為紺考工記鍾氏五入為
緅是未及緇也列子曰以涅染紺而緇於涅是紺過
於緇也火克金為紅南方之間色其義則陽侵陰水
克火為紫北方之間色其義則陰侵陽君子不以紺

為其近齊服也不以緅為其近練服也不以紅紫為褻服為其非正色也不以為飾則不以為衣可知不以為褻服則不以為正服可知當暑袗絺綌不入公門必表而出之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曲禮王藻皆言袗絺綌不入公門此衆人之禮也孔子袗絺綌必表而出非特不入公門而已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

禮記曰麑裘素衣以裼之羔裘緇衣以裼之狐裘黄

衣以裼之則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者稱其色以裼之也羔之色黑其性則羣而有禮麑之色白其性則弱而善愛狐之色黄其性則黄而多正緇所以象道素所以象義黄在坤象方物朝廷者道與禮之所自出故於緇衣羔裘為朝服喪則仁義之盡故以素衣麑裘為喪服蜡所以息老物故以黄衣狐裘為蜡服此皆色之純者也然有所不必純則純者所以相稱其不純者所以相成故記曰狐白裘錦裼之

狐青裘元裼之

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天不足西北故人之右目不如左明地不滿東南故人之手足右強右強則有利於用故右短袂以便作事正裘所以行有禮故不長褻裘取温故長

狐貉之厚以居

先王之制衣服有以成德者有以稱德者成德者外成乎内稱德者外稱乎内孔子曰衰麻苴杖者志不

存乎樂非耳勿聞服使然也黼黻衮冕者容不𡙡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絶猛服故也此以外成乎内也莊子曰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勾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此以外稱乎内也狐之性善疑而戒貉之性善明而静居則戒於外而静於内故裘必以狐貉取温而已故必厚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豳民以貉為裘以狐狸為公子裘是狐裘美於貉矣故先狐後貉

去喪無所不佩

佩所以致飾喪則去飾矣故去而不佩去喪無所不佩禮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是也昔石駘仲卒卜所以為後者石祁子不沐浴佩玉而兆若祁子可謂知禮矣然是禮也非必終喪然也禮曰禫而纖無所不佩

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

詩曰漸車帷裳則帷裳者周禮巾車所謂華蓋是也

羔裘朝服也元冠祭服也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孔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葢始死主人未變服則羔裘元冠可也及小斂則主人變服羔裘元冠以弔非禮也子游裼裘而弔曾子始識而後是之然則曾子之知禮其知子游之後乎朝服言裘不言冠祭服言冠不言裘互相備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周禮言正月之吉詩言二月初吉朔月謂之吉者明

生之幾故也魯自文公始廢告朔之禮孔子吉月猶必朝服而朝所以存禮也周官設璧羨以起度孔子不去餼羊以存告朔孟子不毁明堂以存王政皆救世之苦心也孔子吉月之朝知者以為存禮不知者以為諂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

齊所以致精明之德於内而防其邪物於外故不御於内不聽樂不弔不賓不飲酒不膳葷喪者凶

者則不見苟慮苟動則不聞然後可交於神明此所以必有明衣與變食也謂之明衣以致其精明之德也布以其有齊素之心也變食與周禮王齊日三舉同意然此第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心齊則致虛而已何物之能累者哉士喪禮亦有明衣蓋君子齊終之意也

居必遷坐

久立傷骨久行傷筋久卧傷氣久坐傷肉久視傷

血居必遷坐非久坐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飲食所以存生亦所以害生所以養形亦所以累形為其有以累形故不恥惡衣惡食為其有以害生故

食不厭精夫肉曰敗魚曰餒敗則外腐餒則中潰色惡色之變也臭惡氣之變也然臭惡不特氣之變而已若牛庮羊羶犬臊鳥貍豕腥馬螻之類皆是也禮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勿饗也又曰五穀不時穀實未熟不粥於市名信臣曰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漢之鄧后亦禁不時之物此之謂不時不食也禮曰骨有貴賤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此所以割不正不食也蓋不時不食不

可食也割不正不食不安食也神農氏曰醬除塾不煩薑去臭通神不得其醬不食禮所謂魚膾芥醬麋腥醢醬之類是也不撤薑食禮所謂飲食必有草木之滋是也夫天産養精所以作陰德地産養形所以作陽德不以作陰德者勝陽德故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如酌孔取是也不及亂不為酒困是也不多食節飲食是也

食不語寢不言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食不語者必不言寢不言者不必不語君子不以非廢禮故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之所向非所向所止非所止非理也故席不正不坐疾行先長謂之不弟徐行後長謂之弟故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鄉人儺則神有所

不寧故朝服立於阼階所以寧之也此與方相氏月令皆曰儺郊特牲則曰裼裼者即謂之儺以狂夫為之狂則陽過之疾者也以陽勝陰則謂之裼去其為難者則謂之儺其實一也方相氏以時儺者占夢季冬令始儺則所謂時儺者季冬而已蓋冬者萬物歸根之時先王因其歸根之時而為之毆贈之禮故占夢季冬贈吉夢去惡夢男巫冬堂贈則儺於是時也宜矣月令仲春秋皆有儺非周制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饋藥而不敢嘗愼疾故也廐焚不問馬重人故也傳曰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為火來者蓋問人曰仁也拜之者禮也昔魯桓僖廟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命

救化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𧰼魏富父槐至去表之稟其所命不同要急於重人而已而書次傳命駕車與廏府者其異乎夫子之問人不問馬也葢亦遠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敬君恵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榮君恵也君賜生必畜之仁君恵也禮曰侍食於

君子先飯而後已又曰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
飯夫於先生君子其敬尚如此況侍於君側乎此禮
所以言君客之則先飯辨嘗羞飲而俟也禮曰君有
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亦嘗食之
意也古者于爨則祭先炊于田則祭田祖于樂則祭
樂祖于開龜則祭先卜于養老則祭先老于學則祭
先聖先師于馬則祭馬祖先牧于射則祭侯于駕則
祭車以至師田有禡飲食有祭皆所以不忘本也君

之祭仁也而禮存焉臣之先飯禮也而仁存焉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勿趨為人臣者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此所以不俟駕也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禮曰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荀卿曰諸侯召不俟駕而走禮也然當其為臣則可召當其為師則不可召可召而不進往則非禮不可召而往焉則非義孔子不俟駕孟子

辭以疾者以此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子夏問曰客至無所舍夫子曰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於我乎殯禮與仁與子曰仁者制禮蓋禮非仁不立仁非禮不行生於我乎館禮也而仁存焉死於我乎殯仁也而禮亦存焉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車馬雖重爲禮輕祭肉雖輕爲禮重故朋友之賜雖
車馬非祭肉不拜若夫於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
服以拜賜酒肉之賜必再拜則無所不拜矣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
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素相親近者爲狎齊衰者雖與之狎近變其色所
以哀有喪也數相見面者爲褻冕與瞽者雖與之褻
見必盡其禮所以致其敬也凶服者不但齊衰而已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而哀式而聽之式凶服也
周官之法生齒以上書於版則版民數也孔子式負
版者重民數也觀司寇之登民數以王之尊猶拜而
受之以冡宰之貴猶式之而已孔子之式不亦宜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食至起則不必變色有盛饌則變色而作孔子曰主
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既盡禮客亦不敢不盡
禮者也禮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亦必興

服衣冠而坐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皆恐懼修省之意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升車執綏不親指手不失儀也不內顧首不失儀也不疾言口不失儀也周官道右所謂車儀者此也然禮記言不廣欬不妄指顧不過轂此言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者不廣欬不必不疾言不疾言不特不廣欬而已不妄指不必不親指不親指不特不妄指而

已顧不過轂不必不内顧不内顧不特不過轂而已

論語言孔子爲人臣之禮故其禮特過於嚴記言爲

人君之事故其禮不妨於稍寛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

三嗅而作

衛靈公望鴈色不在焉而我孔子遂行此所謂色斯

舉矣孔子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此之謂翔而後集

也色斯舉矣易退也翔而後集難進也色斯舉矣翔

而後集者臣之道也故以雌雉繼焉雌雉之為物其別有倫禮也其交有時義也君子出處以時去就以道亦若是焉而已孔子嘆雌雉於山梁亦此意也他日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其能識去就之宜也共與周禮共舉之共同

論語全解卷五